

总有微光照亮

王十月

孙犁的话题

阎纲 阎庆生

在镇里飞 塞壬

丛林边的那一家 余秋雨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陈启文

南昌的孤独与爱 范晓波

幸福 夏榆

砖作的墓碑 吴克敬

孤舟 陈舜

耳蜗 周晓枫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周明

包裹（外二篇） 于坚

谜一样的俄罗斯 雷达

八十年代琐忆 徐小斌

可以叫生育，也可以叫生生不息 杨沐

为这一生感动 王蒙

放下与执着 史铁生

良言美语 王充闾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

2008

中华民族三章 韩小惠

母亲，来生看一眼太阳吧 刘红庆

杜鹃永远火红 毛新宇 刘滨

拉萨黎明前的篝火 王宗仁

阿里山和日月潭 石英

花儿也有痴醉时 从维熙 林非

一个痴迷散文的大学生

陪吴青喂鸭 红孩

永远的“孤岛”情结 袁鹰

——缅怀柯灵先生

冬天：老人的季节 耿林莽

西藏叙述 于晓敏

写意渤海湾 王剑冰

英雄埋名四十年 佚名

和一座城市相关的几何形状 马温

我的青梅竹马 毕飞宇

天边的岁月 阿拉旦·淖尔

命途拾旧 尧山壁

心病 毕淑敏

电报街 祝勇

山沟沟回荡着信天游 高宝军

向死而生 秋静



中国散文排行榜

2008

ZHONGGUO

SANWEN

PAIHANGBANG

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

周明 王宗仁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 散文 排行榜

2008

ZHONGGUO

SANWEN

PAIHANGBANG

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

周明 王宗仁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中国散文排行榜/周明, 王宗仁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639-2039-6

I.2… II.①周…②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3071号

2008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学会评选

策 划: 张秀枫 张 明

主 编: 周 明 王宗仁

责任编辑: 郑 华

特邀编辑: 于 懋

版式设计: 牧童之春

出 版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 100124)

发 行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电话: 010-673923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039-6

定 价: 35.80元

声明: 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 请与中国散文学会董彩峰女士接洽,

电话 (010) 66112612。

评选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宗仁 |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 石 英 |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家) |
| 红 孩 |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作家) |
| 李晓虹 | (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文学评论家) |
| 何西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 |
| 张秀枫 | (时代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作家) |
| 周 明 |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作家) |
| 林 非 |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作家) |
| 阎 纲 | (中国新文学学会顾问、文学评论家) |

目 录

2008年散文排行榜

总有微光照亮.....	王十月	001
孙犁的话题.....	阎 纲 阎庆生	009
在镇里飞.....	塞 壬	017
丛林边的那一家.....	余秋雨	024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陈启文	034
南昌的孤独与爱.....	范晓波	042
幸 福.....	夏 榆	051
砖作的墓碑.....	吴克敬	059
孤 舟.....	陈 霁	064
耳 蜗.....	周晓枫	069

2008年散文佳作（排名不分先后）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周 明	074
包 裹（外二篇）.....	于 坚	081
谜一样的俄罗斯.....	雷 达	085
八十年代琐忆.....	徐小斌	089
可以叫生育，也可以叫生生不息.....	杨 沐	096
为这一生感动.....	王 蒙	103
放下与执着.....	史铁生	112
良言美语.....	王充闾	116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 曾	127
——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		
中华民族三章.....	韩小蕙	135
母亲，来生看一眼太阳吧.....	刘红庆	143
杜鹃永远火红.....	毛新宇 刘 滨	149
拉萨黎明前的篝火.....	王宗仁	158
阿里山和日月潭.....	石 英	164
花儿也有痴醉时.....	从维熙	166
一个痴迷散文的大学生.....	林 非	169
陪吴青喂鸭.....	红 孩	173
永远的“孤岛”情结.....	袁 鹰	177
——缅怀柯灵先生		
冬天：老人的季节.....	耿林莽	183
西藏叙述.....	于晓敏	187
写意渤海湾.....	王剑冰	193
英雄埋名四十年.....	佚名	196
和一座城市相关的几何形状.....	马 温	201
我的青梅竹马.....	毕飞宇	206
天边的岁月.....	阿拉旦·淖尔	209
命途拾旧.....	尧山壁	217
心病.....	毕淑敏	222
电报街.....	祝 勇	227
山沟沟回荡着信天游.....	高宝军	234
向死而生.....	秋 静	239

大 哥.....	蒯怀恩	243
好大一棵树.....	吴振清	246
病 妻.....	吴冠中	249
从那天起我没勇气再说爱你.....	王 朔	251
庄稼之美（外一篇）.....	孙远刚	254
笛鸣香港.....	韩少功	259
人性的光芒.....	陈亚军	265

——汶川大地震一个北京亲历者的述说

陈永贵搬出钓鱼台前后.....	孟 红	272
有时候，回忆是一种揪心的痛.....	陈恭怀	276
一盏盲人的灯.....	赵宏兴	280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乐黛云	282
郁达夫的女儿们.....	文 欢	288
生命的承诺.....	雷抒雁	296
无限玄机.....	南 帆	302
多情最是此湖水.....	谢 冕	305
乡间岁月.....	李登建	308
在萧红的城市.....	红 柯	311

——哈尔滨冰雪节记

我从神的地方来.....	叶多多	314
上善若水.....	张笑天	324
谁在倾听.....	格 致	330
大将军周勃.....	朱增泉	337
额 嫫.....	冯秋子	343

总有微光照亮

王十月

我要说说南庄，这座珠三角的小镇。说说这小镇的灰尘。噪音。人。事。

南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压抑的。这珠三角的工业陶瓷重镇，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工厂都生产建筑用陶瓷。踏上南庄的土地，耳朵里塞满了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一根根高大的烟囱林立着，让这座小镇的表情显得怪异莫名，噪音太大，反而失去了声音，只有那些烟囱无声地往外喷吐着青灰的烟。烟太多了，无法飘散，在天空堆积成厚厚的阴霾。整个南庄的天空和大地、工厂和河流都被涂抹成了灰褐色，连树上也浮着一层厚的灰，连打工者的衣服和脸色也是灰色的。让人想起一个叫尚扬的画家和他笔下的风景。

第一次走进南庄，心里升起本能的反感。悲哀地想，这就是我将要生活的地方？！无论这小镇是否接纳我，也无论我是否喜欢它，我都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身影像钉子一样钉入它的身体，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生存——这是我的当务之急。当人生的目标被简化为“生存”二字时，其他的言说都显得极为奢侈、可笑。生活，生存，一字之差，无异天壤之别。灰色的风景中，我背着一个硕大的黑布包，无声无息地行走在图画中。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幕，回想当时内心的茫然时，依然能看见一个灰色的影子飘浮在黑暗里，像一丝烟飘浮在梦中。而当时的时间，是公元一九九八年。当时的我，在外打工多年，然后回家搞养殖，最后将打工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欠下一屁股的债。我出门的目标很简单，找一份苦力活，挣钱还债。我计划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欠债，还清欠债之后的计划，当时还不敢去设想。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是当近忧都无法解决时，远虑往往会显得华而不实。八年之后，当我从异乡漂泊到异乡，在另外一个叫 31 区的城中村里写作一部名叫《31 区》的长篇小说时，我心里浮现起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象，黑暗中的一道微光。是这道微光指引着我走出了生命的黑暗。说黑暗并不准确，我也无

意去渲染那些尘封的黑暗，毕竟有一道微光在照亮着我，照亮这南方雨水丰沛的小镇。

在南庄，我最先遭遇到的是两个治安员。两个治安员，身穿迷彩服，手提橡胶棒。我心里一惊，暗暗叫苦。对于一个曾经在南方打过工的人来说，知道遇到了治安员，绝对不是什么好的运气。迅速思考对策：手摸进口袋——谢天谢地！从湖北到广州的火车票还在！身份证也在！心里平静了不少。

暂住证，身份证。治安甲说。

我刚来广东，这是我的车票。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把能证明我初来乍到，还不需办暂住证的证件、票证一股脑儿递过去。

治安接过我的车票和身份证，瞟了一眼，指着我的包说：打开。

放下包，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件往外掏。掏到底下，是书。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宋词鉴赏》，一本《围棋定式》。书底下是两盒围棋。这两盒围棋，是我在家养猪最困难时候买回的，花了四十五元钱，磨砂的棋子，粒粒匀称，黑子深沉，白子浑厚，没有劣质棋子的贼光，我很喜欢。棋买回家，被妻臭骂一通，说“栏里的猪都没钱买饲料喂了，还有心玩棋。”我无语。自己和自己下棋，打发心中的无聊与苦闷。上广东时，背包很沉，我决意要带上它。我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枯燥的。生活可以枯燥，但我不能让心灵干涸。

这是什么？治安乙问。

打开棋盒，里面露出了圆润的白子，又打开了另一盒，露出了晶莹的黑子。

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用来搞破坏的！治安乙抓起了一把棋子，瞪着我大声喝问。

治安甲笑着对治安乙说，这是围棋，我见过的。爱下棋的，也是文化人，算了，让他走吧。

谢天谢地，没想到一盒围棋让我有惊无险。

南庄实在是我的幸运之地。在南庄的一年多，包括刚开始的那近一个月找工之旅，在我绝望时，在我悲伤时，在我迷茫时，在我无助时，总是有温暖不期而至，像火把，照亮我的孤独。找工并不顺利。我去南庄，本是投奔在陶瓷厂当搬运的大哥，希望能通过他的介绍进厂当搬运工的，没想到大哥打工的厂很快就要搬到三水去了，厂里不招工。大哥也要跟着去三水。我只好去佛山找工，大哥的姨姐在佛山卖水果，大哥让我去找她，也许可以帮上忙。

我找到了大哥的姨姐美芝。美芝姐在我们故乡是一个传奇，她十六岁时为了逃避自己不喜欢的婚姻，在婚前两天离家出走，其时尚在八十年代初，她的故事被当

成了反面教材在乡村流传。这也成为她的人生“污点”，以至于后来回到乡村找对象一直很艰难，也有人介绍对象，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想来在故乡媒婆们的眼中，一个问题女孩，是只能配上一个问题青年的。美芝姐离家出走时，家乡还没有听说过打工这个词。她逃到武汉，后来进了一所职校学习缝纫，并进了一家服装厂打工。可以这样说，她是我们那个乡，甚至那个小镇第一个出门打工的女孩，后来她就一直东飘西荡，开过的士，经营过餐馆，摆过小摊，夜市，甚至经营过发廊，从陕西往佛山整车整车贩过水果……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行当做足哪怕半年。她总是像风一样，武汉，深圳，佛山……到处流浪。渐渐地，她由一个十七八的少女流浪成了老姑娘，然后回家嫁人，生了个女儿，后来又风一样的离了婚。我从前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安分。村里人都说，如果她安分一点，早就是百万富姐了。这是实情。她一直在折腾自己。她在追寻着什么呢？多年以后，当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也是这样在折腾着自己的时候，当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打工者也是这样在折腾自己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她和我是一样的，我们的内心是茫然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追寻着什么。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初出门时都对未来有过各式各样美妙的幻想，可是当我们走进城市，就迷失了方向，我们是一群没有方向感的人。

美芝也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每次当她做起了一些生意，成为大家眼中所谓的事业成功人士时，她却开始了强烈地怀疑，她的人生因此充满了怀疑的腔调，也因此坎坷不平。她一次次舍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去选择艰苦的创业。当年我去佛山投奔她时，她正在做水果生意——每天挑着两筐子水果走街串巷——她说做水果生意一天能挣三十多块。她认识一个挑了水果卖的广西同行，广西人在汾江里泊了一只船，晚上就睡在船上。在她的帮助下，广西人允许我睡在船外的江岸边，那个地方比较隐蔽，不用担心治安和烂仔。

十多天过去了，工作没找到，美芝姐也为我着急。她还劝过我也卖水果算了，但我似乎心有不甘。手中没了钱，美芝知道了，给了我五十。她说这两天要刮台风了，睡在江边上不安全。其时美芝做生意已小有积蓄，鸟枪换炮，弄了一辆破自行车，驮着两筐子水果卖，比挑着挑子要轻松得多，而且效率也明显增加了。她开发了一片新的地方，每天从佛山批发市场进水果，然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张槎去卖，在那里，竞争少，生意也好，水果可以卖上好价钱，她一天能挣上五十块了。她看见有穿着像主管或技术工的人就同他们套近乎，送人家一个苹果或是两个梨。混熟了，就问能不能介绍人进厂。后来她认识了佛山美术陶瓷厂的一位技术工，技术工单独有一间宿舍。在美芝的帮助下，技术工接纳了素昧平生的我，从此，我离开了江边，住进了技术工的宿舍。

第二天，果然刮台风，下了很大的雨。睡在房间，望着窗外的狂风暴雨，我一夜无眠。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脑子里很乱。我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哪怕是搬运工，我有的是力气，干体力活难不倒我。佛山美术陶瓷厂就需要搬运工，技术工可以介绍我进厂，然而我又不甘心真去做苦力了。不甘心做苦力的原因，源于我在佛山美术陶瓷厂结识的一位来自湖南的朋友，我在这里把他叫着X吧。X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在美术陶瓷厂当搬运工，月薪一千五左右。一日我们在室内闲聊，X说起了他昔日的大学生活，眼里亮起了一星光，我一直记得那一星光，那是一道微光。可是在我后来的记忆中，那一道光却被无限地放大了，那一道微光是那么的亮，亮得甚至可以照亮我在黑暗中的前程。而那的确，只是一道微光。他说起了他在武汉读书时的生活，说起了他的同学少年，说他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起这些时，他的腰直了许多，那一张我见惯了的麻木的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神采。他说到了我熟悉的武汉三镇，说到他大二那年的夏天。然而……他说到然而时，眼里的那一道微光黯淡了，像一阵风，吹灭了那两支火把。那遥远的过去，那年夏天的那场政治风波，他的青春……当时的我，不能理解他的心中在想些什么，就是现在的我，依然也不能明白，他当时在想些什么。我记得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话，就那样呆呆地盯着窗外，窗外，是南庄的天空，那么多的烟囱在往外冒着烟，像极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他苦苦地一笑，说，你呀，你还年轻，你还是太天真了。一个月一千五，不少了。然后，他的样子又回到了之前，那样的颓废，甚至有些未老先衰。

技术工从市场骑回一辆旧自行车给我，这样我的找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十多天后，我有了一份工作，在南庄一家公司当主管。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X时，他的表情很古怪。他盯着我看了许久，像看一个怪物。我不无得意地说，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得意是否伤害了他。两个月之后，当我拿了工资，去到佛山美术陶瓷厂感谢帮助过我的技术工时，听说了X辞工的消息。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

南方的雨季不期而至。

我有幸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南庄镇罗格村的一家酒店用品厂当主管，和来自湖南桃源的小唐睡一间宿舍。

小唐毕业于湖南张家界一所中等技校。毕业后来南方打工，在厂里搞包装设计。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电脑，觉得小唐很有本事，很羡慕、也很崇拜他。小唐戴眼镜，斯斯文文。下了班，就倚着宿舍前的栏杆弹吉他，边弹边唱。小唐最爱唱的是郑钧的《灰姑娘》。“怎么能忘记你，我在问自己。”小唐拨动着忧伤的琴弦，也拨动着厂里那些姑娘们心中的爱情。英俊潇洒的小唐，就这样成了那些情窦初开的打工妹们

青春期的一个梦。她们爱向我打听一些关于小唐的事情，也爱在我的面前谈起小唐，然而她们似乎并没有人对小唐表白过爱情。她们知道小唐是遥不可及的。那就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美好的梦吧。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灰姑娘》，里面的男主角就叫小唐，那个小唐也爱弹吉他，也爱唱郑钧的《灰姑娘》，在写那篇小说时，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小唐的影子。

在 2000 年，我和小唐先后出厂，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感激小唐，如果没有小唐，我也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小唐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的人，他对未来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设想，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我们那时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的工作比较轻闲，晚上也不用加班，安排好工作，偶尔去车间转一转就行。晚上的时间，我们那些玩得比较好的朋友们就在公司的楼顶聊天，聊我们的未来。或者听小唐弹吉他。小唐除了弹吉他之外，还会写诗。我还记得他在一首诗中，把我们身边的打工妹称为他生命中最美的花。他的那首诗我记不真切了。有一天，他对我讲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打工妹安子，一个是打工作家周崇贤。安子，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打工妹，用笔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周崇贤，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打工仔，也是凭一支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小唐对我讲安子，讲周崇贤，是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小唐对我说，你的文笔不错，安子和周崇贤能当作家，你为什么不能。小唐对我说，在南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把这句话引为口号激励着自己。

我的作家梦就这样被激活了。其实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热爱文学的，也写过诗。只是后来开始了打工，我忘记了我内心深处最热爱的是什么，我放弃了自己的热爱，而在另外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大道上迷失了十年。在南庄，我又开始找回自己了。于是很多的时候，在厂后面那一片丰茂的香蕉林里，工友们会看到我的身影，或坐在水塘边看书，或睡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流云发呆。

在南庄，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

先说第一件。我进厂的第一天，厂里没有开饭。

厂里做饭的女工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据说是风湿病。就在那天晚上，突然传来了消息，说那位女工不行了。厂里很多的工人都去医院看望她。老板也去了。经理也去了。我刚进厂，并不认识那位女工，我没有去。夜晚，厂里很安静，从宿舍的窗外望去，远处是南庄陶瓷厂上空昏黄的灯火，近处是一片池塘和香蕉树林。莫名地觉得有一些感伤和孤独。

第二天早晨，我听说了那位女工已去世的消息。我一直怀疑女工是死于医疗事故。风湿病怎么会要了人的命呢？当然，我这只是怀疑，无凭无据。后来我听去看过她的工友们讲，她在临死之前，一直在流泪。说她想死，说她有爱她的老公和孩子，说她想回家。最后，她就开始唱歌，很小声地唱，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工友们说，她越唱声音越小，后来就没有声音了，留下病房里哭成一团的工友们。她的爱人第三天才赶到南庄。抱着她的骨灰。回家。

厨房里很快又来了一位阿姨，也是四川的。也爱唱歌。她的歌声很响亮。她的男人，腿有些问题，有时会来厂里玩，于是男人拉二胡，女人唱歌。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他们很快乐。大家很快忘记了那位把生命丢在异乡的厨房女工。两个月后，我伏在车间的桌子上，开始写下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现在看来，那篇小说是相当稚嫩的。可是当我写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临死前唱起《流浪歌》的那一段时，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在工人们惊愕的目光中逃出了车间，躺在床上任泪水肆意流淌。下班后，工友们纷纷来看我，问我怎么啦？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她们的问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我对她们说，大雪死了。

大雪是我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

那篇小说开始在厂里的女工们中间传阅。几乎每一个看过的工友都说，在看到大雪死前唱《流浪歌》的那一段时，她们哭了。我知道她们是想起了那位厨房女工，也想起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与未来。

第二件事，与一个叫冷钟慧的打工妹有关。

我在当主管之后没多久，厂里又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部门，说是部门，其实也就是四名女工。老板让我在管理丝印车间的同时，把这个小部门也管起来。厂里从其他部门调来两名女工，又新招来两名女工。新招的两个都来自贵州一个叫旺草镇的地方。我后来试着在地图上寻找过旺草镇，但没有找着。两个女工，她们都很小，十七八岁。其中一个就是冷钟慧。冷钟慧在进厂的第二天就病了，当时我没有在意。第三天，她还没来上班，一问，是没钱去看病。我去宿舍看她。她脸色蜡黄，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于是请厂长安排了车，又向工友借了点钱，把她送到了南庄医院。没想到那几天南庄出现了几例霍乱病人，而冷钟慧的病情很像霍乱，医院很重视，要先交三千元的住院押金，然后把病人隔离观察。我带的钱不够，回到厂里问财务部借了点钱交了住院费。在等着化验结果的那些天，厂里弄得很紧张，人心惶惶，厂里进行了全面的消毒。我每天去看望两次冷钟慧，隔着隔离间透明的玻璃，我们

说不上一句话。其实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不是孤立无助的，希望她多一些信心。一个星期过去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感谢上苍，她只是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厂里开车去接她回来，压抑在工厂里的阴影终于散去了。冷钟慧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的宿舍，把我脏得散发着臭气的被子、床单和一堆衣服抱到洗衣间，帮我洗得干干净净。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她病了，而刚好又是我这个部门的，她在这里又没有老乡亲人，我不管谁管？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在厂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来，我几乎成了厂里的英雄。我的形象在冷钟慧充满感激的讲述中变得无限高大了起来。冷钟慧不再叫我主管，改口叫我大哥。在她的带动下，我手下的工人们都开始叫我大哥。有一次，我在卫生间里蹲着，听见背面卫生间里传来两个女工的对话，她们居然在谈论着我，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真的幸运，有这样好的一个主管。另一个说，那当然啦。言语中颇为自豪。

元旦节的时候，厂里主办了一台晚会，很多的客户也来参加。我是主持人。冷钟慧和另外三位女工准备了一个合唱节目——《让世界充满爱》。晚会一切都按我们的计划在进行。到了冷钟慧的节目时，她却在唱歌之前说起了几个月前她住院的那件事，说起了我送她去医院，给她交押金，说如果没有王大哥，她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她几乎是泣不成声地说着，旁若无人。我打断了她的话，不让她说，让她唱歌。可是她一定要说。她把内心的话说完了，泪流满面地对着我深深鞠了个躬，然后才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唱起了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冷钟慧的表现让我无地自容、惭愧不已。

我渐渐爱上了南庄。爱上了这个灰尘漫天的小镇。爱上了这里林立的烟囱。我开始计划着，还清了欠债之后，该怎么样去生活。

晚会过后，很快就到年关了，厂里加班时间越来越长，总是有赶不完的货，而这些货都要在年前交付客户。每一个主管的压力都很大。老板要对客户负责。我们要对老板负责。看着工人没完没了地加班，看着她们那疲惫的身影，在安排她们加班时，心里总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我该切切实实为她们做点什么，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去和经理谈过了，要求增加一些工人，减少加班时间。经理说年关时招工困难，而且过了年就是淡季，招这么多工人也不合适。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着她们一起加班，用这种方式，来减轻一点我的内疚。在她们下班之后，偶尔也会帮她们打一份炒粉。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她们，我和她们在一起。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希望早一天做完订单，我好早一天回家。

腊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在连续两个通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放假了。我部下

的员工们不回家，将在厂里过年。

下班了，连续加班多日的她们没有去休息，而是来到了我的宿舍，帮我整理着背包。然后默默无语。大家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千言万语，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天很快就亮了。我要坐车，先到佛山，再到广州，再到荆州，再到石首，再到调关，然后才到我的家，那个名叫南湖的村庄。我已是归心似箭。她们争着帮我背包，我把包交给了冷钟慧。硕大的包。我知道，让她们做点什么，她们会感到高兴一些。我们一起走到路口等车。她们说，向嫂子问好。我说谢谢。她们说，问侄女好。我说谢谢。车就来了，我背上包跳上了车，车开动了。一个女孩突然将手掌合在嘴边大声叫喊着：大哥，一路顺风。其他人也一起喊了起来：大哥，一路顺风。然后我看见她们相拥在风中。可是我必须回家。

南庄渐渐远去了，她们的影子越来越小，车拐了一个弯，就看不见了。我的泪水汹涌而下。差不多是一路流泪到佛山。回家的汽车经过大瑶山，望着窗外的凤尾竹，那山脚下环绕的碧绿的江水，我的泪水又莫名其妙地下来了。

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次年五月，我离开了南庄，到深圳当编辑。离开的那天，正是南方的雨季。雨水洗尽了南庄的天空，连路边的树们，都鲜活了起来。香蕉叶绿得肥硕温润。她们再一次送我。这一次她们没有流泪，只是往我的包里塞了很多的东西：水果，钢笔，笔记本，相册。冷钟慧还塞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要我上车后才能看。上车后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二百块钱。冷钟慧在信中说，大哥去深圳，很多地方要用钱……

我感谢她们，这些可爱的姐妹们。是她们的感恩，让我开始学会了怀着感恩流浪，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打开自己紧闭的心。美芝姐、技术工、X、小唐、冷钟慧……这一道道微光，照亮了我的南庄。这南方的小镇，每一次想起，总会感到无限温暖。

（选自《文学界》2008年3期）

孙犁的话题

阎 纲 阎庆生

阎纲小序

孙犁说过：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学应该沿着鲁迅的现实主义前进。

浩劫过后，拨乱反正，我们首先考虑恢复现实主义。我登门拜访孙犁（和病中的柳青），又就《铁木前传》以及怎样读书等问题与孙犁多次通信。我所在的《文艺报》，发表孙犁致从维熙的信，展开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讨论。有趣的是，叔叔阎景翰（笔名侯雁北），60年来，文情笔调直追孙犁，堂弟阎庆生，博导，专攻鲁迅和孙犁，新著《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引人入胜。孙犁同我家有缘！

关于孙犁的话题没有完，兄弟二人，相约2008北京春节，老鸭汤火锅店围炉话孙犁，深究孙犁独有的意义和价值，热气腾腾。

阎纲：孙犁去世以后，我常想起他，那双袖筒，那块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年老多病、谈话不宜过长的纸条，还有日夜相伴的藤椅，以及藤椅里文弱孤傲、满脸愁苦的那个人，只要你见他双眼一闭，头往藤椅上一仰，你趁早走人。

难忘他的指教，也常忆及他的两则短文，一篇是《亡人逸事》，一篇是《题文集珍藏本》。前者：“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年老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后者：他们“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 upstairs 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孙犁一生悲欣交集，晚年得道，大道低回，老成精了。孙犁独步文坛，留给后

世“孙犁现象”和“孙犁精神”。

阎庆生：孙犁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但分前期后期，前后期表现形式不同。后期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有新的显著的升华。评论界有孙犁“衰年变法”的说法。

阎纲：“文革”前后，孙犁的风格变化很大。前期，深于诗、多于情，阴柔之美盛；后期，深于世、多于思，忧患意识强化。

中间有个过渡期。1979年，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孙犁及时写信给他：我一直兴奋地高兴地读下去，欲罢不能；“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写出两个运动员“美丽的灵魂，美的形象”，“使我深深受感动”；“但是你的终篇是一个悲剧。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加昂扬。”然而，从维熙不大同意孙犁的意见，他对刘锡诚和我说，孙犁一副好心肠，他的作品不大写悲剧，可是我不同，长期的劳改生活让我对雨果十分着迷，所以笔下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气息，我写不出喜剧啊！我处的年代和孙犁的不同啊！我们征得孙犁和从维熙的同意，这封信在《文艺报》上发表，让读者讨论。孙犁说过：“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

阎庆生：孙犁在“文革”后至1995年，生命进入晚途，夙兴夜寐18秋，写成《耕堂劫后十种》，130万字，富有经典性。这10本书是思想与艺术上整体性的突破，是散文界的空谷足音，是作为散文大师的凭证，但是评论界和文学史家关注不够。

提起孙犁，人们会想起《荷花淀》和“荷花淀”派，“荷花”有派吗？

阎纲：1980年，《河北文学》在石家庄的小白楼召开“荷花淀”流派的讨论会，孙犁的弟子刘绍棠、从维熙、鲍昌、韩映山都来了。会前，鲍昌特意到天津看孙犁，执意请求他到会见面，孙犁坚辞，而且态度坚决。孙犁根本不承认有个“荷花淀”的什么“派”。他说，文学流派是自然形成的，要形成一个派，得有共同的艺术主张，共同的艺术追求，甚至同心共赴的艺术宣言，还得拿出色调的作品来。我以后不写小说了，朋友们也都散了，哪有个什么派呀！

我在会上发言说，“荷花淀”派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宛在堤柳烟波间、草色遥看近却无。50年代，它是个不自觉的一群；一场反右，多情的“荷花”为严酷的政治所打落，孙犁屏声敛息，随之进入一个沉思的时代。

阎庆生：孙犁早年的代表作，公认是《荷花淀》，我无异议，但比《荷花淀》早三年的《琴和箫》却被忽略了。有人批评它是“伤感”情调，康濯没有把它收入《白洋淀纪事》。

比起《荷花淀》来，《琴和箫》更贴近时代，很鲜活，是无可挑剔的上乘之作。

阎纲：《琴和箫》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孙犁本人也承认“伤感”情调，但